經世遺表 十

地官修制
賦貢制 四之六

共十五 天缺一

經世遺表卷之

負累臣 丁鏞 撰

地官修制 賦貢制四

已下山澤之賦

地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爲之厲而爲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若大田獵則置禽而弭焉○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灋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鄭曰虞度也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者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物爲之厲每物有蕃界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厲列字相通厲山氏亦稱列山氏○臣謂守者收也謂賦斂也均人掌均地守凶札則不收地守鄭以爲山澤之稅春秋傳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文見下亦謂收其賦也○鄭司農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柏之屬鄭曰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賈曰服車較耒耜鄭曰季猶穉也○鄭曰掄猶擇也非時不得入所禁之中斬四野之木○鄭司農云殉者取禽左耳以效功也○臣謂平其守者平其賦斂也均人以賦斂爲地守

鄭以爲平其地之民守麓之部分其義非也○鄭曰林麓蕃茂民不竊盜則有賞不則罰之○臣謹案序官山有三等曰大山中山小山大山則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林有三等曰大林麓中林麓小林麓也大林則下士十二人大山徒八十人大林徒百有二十人意者以其地之民遂爲胥徒以守其地因以賦斂也先儒每云山澤有禁而無斂何得天官有山澤之賦乎

王制曰林麓山澤以時入而無禁○又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又曰木不中伐不粥於市○

臣謹案孟子曰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又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澤梁無禁王制全襲孟子曰林麓山澤以時入而無禁然周禮明云厲禁不可諱也苟爲無禁何能時入不數日而赭且涸矣一山之官十有二人一林之官十有二人川澤亦如之其府史胥徒亦皆稱是通計九州其官數千若無賦斂何以仰祿又凡掌財曰府掌書曰史若無賦斂府史何所用乎但讀孟子無以議古制也

月令曰孟春禁止伐木仲春毋焚山林季春田獵罝罘維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孟夏毋伐大樹季夏命

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季秋伐薪爲炭仲冬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臣謹案月令猶有禁矣王制何云無禁

地官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伐之祭祀賓客供川奠○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若大田獵則屬禽

臣謂舍其守者弛舍其賦斂也鄉大夫云老者疾者皆

舍鄭云舍其守者時案視守者於其舍中戒之其義非也獨於川衡言之者山林澤藪其物恆有其稅可恆江河流水其魚籍所得時有時無故時弛其賦斂也○鄭曰川奠籩豆之實魚鱐蜃蛤之屬澤奠籩豆之實芹茆菱芡之屬○入于王府謂皮角珠貝也○賈曰屬禽者百姓致禽訖虞人屬聚之別其等類每禽取三十焉○臣謹案王府者金銀珠玉皮革骨角之所藏也然則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者乃山林川澤之通法非惟澤虞然也○又按入于王府者九職之貢也頒于萬民者旣須有賦也職貢如屋粟屋粟亦職貢應有恆率夫三爲屋屋三

爲井則屋出有恒率先充貢額然後以其餘許民視所獲多寡差
其賦斂爲九等也○又案序官川有三等曰大川中川
小川大川下士十二人澤有三等曰大澤大藪澤無水曰藪曰中澤
中藪曰小澤小藪大澤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大澤大藪徒八十人
大川徒百有二十意者以其地之民遂爲胥徒以守其
地因以賦斂也
月令曰仲春毋竭川澤毋漉陂池季夏命澤人納材葦
孟冬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
庶兆民以爲天下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臣謹案池澤有賦則山林亦有賦矣

夏官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
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正南曰荊州其
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
丹銀齒革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
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正東曰青州其山
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
魚河東曰兖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
泲其浸盧維其利蒲魚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
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東北曰幽
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

時其利魚鹽河内曰兾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
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
恆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
布帛爾雅諸名多不同）臣謹案野者五穀之所生山林川澤
者財用之所出故聖王重焉堯將試舜納于大麓益作
朕虞以若上下其大山大林大川大澤作爲圖經周知
物產中山小川分爲三等乃置官數千餘人以嚴其禁
以興其利以納其貢以收其賦茲所以平田平地之税
微薄時舍而天下之財用恆足國家之經費不匱也後
世人主不明乎天地之道不知承天財而出地利草木

則不養鳥獸則不馴金銀銅鐵玉石之寶則不採唯海
隅蒼生鬻水爲鹽者從而榷之而已民安得不困財安
得不詘哉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
禁麛卵者与其毒矢射者○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
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掌葛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
當邦賦之政令○掌染以春秋斂染草之物○掌炭掌灰
物炭物之徵令○掌荼掌以時聚荼徵野疏材之物○掌

蜃掌斂互物蜃物

臣謂迹人以下皆山澤之屬官○鄭曰草貢出澤蘋紵之屬臣謂蘋紵非澤草草者葦蒲之屬○鄭曰荼茅秀旣夕禮曰茵著用荼○鄭曰互物蚌蛤之屬鼈人云掌取互物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凡其余聚以待頒賜○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

臣謂疏材者薪蒸芻茭野菜之屬木材謂廬舍帟幕屛蔽之材○稍聚家削之所斂也甸聚公邑之所斂也○

鄭曰余當爲餘聲之誤也餘謂縣都畜聚之物〇臣謹案周語單襄公之言曰敵國賓至虞人入材甸人積薪司馬陳芻凡委人所掌皆所以共此物也

春秋傳曰齊侯疥遂痁瘧兩日一發曰疥頻日發曰痁晏子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從其私布常無藝徵斂無度民人苦病夫婦皆詛公使有司寬政毁關去禁薄斂已責昭二十年

晏子春秋曰山木如市不加於山魚鹽蜃蛤不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此下与左傳同〇馬端臨云

管夷吾巧爲之法陰奪民利而齊世守其法故晏子極
言其苛如此〇臣謹案四守者山澤之官周禮謂之地
守均人文己自堯舜之時則有此官衡鹿者大麓也舜納于大
麓虞候者朕虞也唯舟鮫所望無正文也孔云舟鮫掌舟及魚所望
者祭海之官晏子將言下事先言四守四守者國之恆典也
故景公大說毀關薄斂而不去四守也〇又偪介之關
者孟子所謂郊關也古唯界上之關有譏有征今郊關
偪近都城介於兩間故民病之也見孔疏〇又按管仲通
魚鹽去關征見於齊語馬說誣矣
漢初山川園池租稅之入天子自爲奉養不領於天下之

經費○文帝後六年弛山澤之賦○武帝元鼎二年初置

水衡都尉

章氏曰漢之山澤園池之稅本以給供養而少府掌之其後倣古虞衡之意而置水衡乃取少府之所謂山林苑池之稅而付水衡以平之然他日猶有江海陂池屬少府者海丞主海稅果丞主果實猶掌之於少府之下○臣謹案海丞主海稅則海故有稅矣淮南子云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則魚故有稅矣

宣帝五鳳中大司農耿壽昌白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

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与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未足任宜如故上不聽○臣謹案田不以有租之故而禾黍不出非不以有稅之故而金銀不出矣獨海魚以租稅之故而不出乎我邦均役之初守令羣吏皆云均役以來魚鰒不出今均役之行六十餘年遂無此說或歲大獲或時絕貴魚之無靈久矣人臣諫君自有正道豈可以妖誕之說愚弄其君哉

王莽初設六筦之令諸采取名山澤衆物者稅之（筦猶榷也）

莽篡位立五均官工商採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皆自占諸取衆物鳥獸魚鱉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蠶桑織紝紡績補縫工匠醫卜及他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居處所在爲區謁舍今客舍）皆各自占所爲於其所在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以其一爲貢敢不自占占不以實盡沒入所采取○馬云泉府所謂國服爲息者乃以官物賒貸与民則取其息耳今莽借五均泉府之説計其息十一分之以其一爲貢則是直攫取之耳周公何嘗有此法乎○臣謹案什一之稅可用於田地田地有界其什一明白也可用於宅廛宅廛

有界其什一明白也夫金銀銅鐵許民私採何以定什一乎民採其千曰惟採百官將柰何布帛皮革許民私販何以定什一乎民販其千曰惟販百官將柰何堯舜三王之法山澤不以許民設爲官守嚴其厲禁故益作朕虞以養草木鳥獸又益掌火焚林木驅虎豹若是私物安得養之若是私物安得焚之山虞澤虞川衡林衡各爲地守收其美物虞人衡人漁人卝人屬於虞衡得有沾潤名正而言順惠行而財阜此先王之法也今也許民私採乃從而收其什一怨詛朋興國入無幾此亡國之法也又凡關市之征計必至薄故凶札則無征祠

文國富則無征語見齊若其稅額原自高重歲凶安得全
蠲國富安得全減乎農之利雖薄此完術也商之利雖
厚此危道也若一冒之以什一之率則商賈絕而貨物
不通矣然此殖利多少惟商獨知何以定什一乎利萬
而曰千利千而曰百百官將柰何聖人多智不爲是也實
無所得徒冒惡名莽之爲莽凡以是也

後漢和帝時上林果園廣成囿悉以假貧民恣得採捕不
收其稅○又官有陂池令得采取勿收假稅二歲○九年
詔山林饒利陂池漁採勿取假稅○十二年十五年亦有
此令

臣謹案漢法惟以鹽鐵佐國用其餘山澤之賦必微薄
不足有無故和帝能蠲免如是也
東晉時擅占山澤者以强盜律論贓一丈以上皆棄市卽壬辰詔書 ○宋孝武帝大明初更申山澤之禁
大明初揚州刺史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
替而不奉熂山封水保為家利自頃以來頽弛日甚富
强者兼領以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
玆斯實害理之深弊請損益舊條更申常制○有司言
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
致怨嗟今更刊草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恒熂爈種竹

木薪果爲林仍及陂湖江海魚梁鰌鮆常加工修作者並不追舊各以官品占山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水上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論除晉壬辰之科從之○臣謹案我邦有所謂立案之法凡山林川澤上下草木魚鼈之產皆自卿大夫以下豪門勢族自出立案占爲己物收其賦稅東晉敝俗想亦如此後世人主德不足以奉天行道故不敢得罪於巨室惟苟且因循以取目前之無事此晉法所以不行而宋法所以因循也將若之何

晉書甘卓傳卓鎮襄陽州境所有魚池先恒責稅卓不收

其利皆給貧民

臣謹案池澤魚稅徵薄不以輸京師故甘阜得擅錙之也

唐代鹽稅之外亦有魚稅歲有課程

臣謹案白居易詩云吏徵魚戶稅民納火田租其有魚稅可知

宋太宗淳化元年詔諸處魚池舊皆省司管係与民爭利自今一應池塘河湖魚鴨之類任民採取如經市貨賣乃收稅

先時淮浙江湖之地江湖陂塘聚魚之處皆納官錢或

令人戶占賣輸課或官遣吏主持帝聞其弊詔除之
又有橘園水磑社酒蓮藕鵝鴨螺蚌柴薪地鋪枯牛骨
溉田水利等名皆因偽國舊制而未除前後累詔廢省

臣謹案苟以与民爭利爲不可則榷鹽榷酒榷茶榷
礬首宜去之魚梁之税比此數者可謂清物何爲去之
也存其厚重去其微薄以釣一時之譽皆英雄顛倒之
術非帝王誠意之學臣所不取也然且此詔未嘗施行
故王禹偁詩云史供版籍多魚税民種山田見象耕貢
師泰詩云法重鹽租嚴犯界官多魚税倍征關蘇軾詩
云市區收罷豚魚税來与頭陀共一龕終宋之世魚税

未嘗除也

大明時凡有河泊之處皆立官以監魚課歲有定額河泊之所遍於天下而惟湖廣最多一藩十三府四州共一百四十餘處沔陽一州至有三十一處歲納課鈔

○丘濬曰今日非但魚課凡征商等課皆然茍鈔法通行則諸課皆得以資國之用不然則是虛費官吏之俸徒爲下人之擾而所得不足以償所費也

鹽鐵考

禹貢曰青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臣謂此時惟有海鹽無池鹽井鹽故惟青州貢鹽也青州諸侯於其海民本有常賦之鹽故得以此物貢于天

子也

天官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

杜曰苦鹽不湅治賈云苦鹽出於鹽池今之顆鹽是也○鄭曰散鹽鬻水爲鹽即海鹽形鹽似虎形築鹽爲虎形春秋傳曰鹽虎形飴鹽今戎鹽賈云即石鹽○臣謹案序官鹽人奄二人蓋以洛邑遠於海國山澤之賦本無鹽額故惟令奄人受貢鹽以共王用而己若王都在海國必有鹽官矣

劉彝曰鹽之所產不同有刮於地而得者有風其水而成者有熬其波而出者有汲於井而爲者有積於鹵而結

者故刮地之鹽以共祭祀者取其成於自然也賓客共形鹽示服猛也○臣謹案遠於海者有鹽池鹽井斯不足異也大地全體浸於海水無所不通石脈罅空之間土理密結則滲鹵而爲清泉或石脈疏通海水直達則爲鹽池鹽井其必遠海之地乃有之者生物之理也

後周置掌鹽之官一曰散鹽煑海以成之二曰盬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掘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南史張暢傳云魏太武至瓜州餉武陵王以九種鹽曰此鹽各有所宜白鹽是魏主所食黑者療腹脹氣滿細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療目痛柔鹽不用食療

馬齊創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

管子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開口謂食鹽禺筴之商日二百萬禺筴對算也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言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銚大鋤行服連軺輂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又曰齊有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煮水爲鹽正而積之十月始征至于正月成三萬鍾下令曰孟春旣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

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鬻鹽此則坐長十倍以令糶之梁趙宋衞濮陽彼盡饋食之國無鹽則腫（食無鹽則病浮腫）守圉之國用鹽獨甚桓公乃使糶之得成金萬斤

註曰下令者本意禁人鬻鹽下令託以農事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爲權術○馬曰周禮山澤之官雖多然大槩不過掌其政令之厲禁不在於征権取財也管夷吾始有鹽鐵之征觀其論苛碎甚矣故其言曰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亾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

君又曰夫人予則喜奪則怒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而不見奪之理故民可愛而洽於上也其意不過欲巧爲之法陰奪民利而盡取之桑孔之爲有自來矣○丘濬曰管夷吾之爲法乃欲塞人之利而隘其所由之途是乃霸者功利之習見利而不見義知有人欲而不知有天理乃先王之罪人也凡其所以巧爲之法皆歸之於先王而曰先王知其然豈非厚誣也哉後世言利之徒祖其說而聚斂遂貽千萬世生靈無窮之禍○臣謹案管子者戰國俗儒之所作本非夷吾之手筆其鹽鐵菁茅諸說皆淺詐小術不可以欺五尺之童管仲而爲

是惡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仲尼之所稱哉今人但讀孟子生髮未燥已知管仲爲奸人而又加之以自作之書厚自誣蔑夫管仲何以脫矣嗚呼悲夫管仲相業見於春秋左傳尤詳於齊語一篇何嘗有鹽鐵榷利之說齊語所著直与周禮相爲表裏今人苦不讀書不辨眞贋但知管仲爲可鄙不亦難乎齊語曰通魚鹽於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爲諸侯利諸侯稱廣焉曾謂管仲塞人之利隘人之途而盡奪其利乎管仲之時三晉未分何得糴鹽於梁趙梁趙二字足以雪其誣矣三冬鬻鹽孟春下令禁民鬻鹽而又文之以大夫之說五尺

之童皆見其肝肺管仲其爲是乎管仲雖爲奸人應是大奸不如是之淺小也管仲月朝之許孔孟皆許令人專信孟子不信孔子斯皆忌美而樂毀者也管仲王佐也時不可王故爲伯而止不可誣也

董仲舒曰秦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

馬云諸侯王國皆循秦法取之以自豐非縣官經費所

榷也○丘濬曰三代之取民者貢賦而已山海之利方

其盛時未有焉至末世乃或有之然亦不過一二而已

秦人乃至二十倍於古漢人雖不用此以爲經費然縱

諸侯王國取之而不禁制其与己之自取無以異也○

臣謹案夏都安邑其距海千餘里也安邑在汾水之側今太原地商
都亳邑其距海千餘里也在豫州周都豐鎬其距海數千
餘里也王畿之內本無鹽場安有鹽賦武王封太公於
營丘太公勸女紅通魚鹽以雄海岱之間太公者文王
之師也封爲國君猶通魚鹽之利何謂末世乃或有之
乎三代之時王國本無鹽賦董子所謂二十倍於古者
通指財賦而言非謂鹽鐵之賦二十倍也先儒每以宋
眼仰視堯天虛尊三代以爲淸白三代之人其不受之
矣地遠則自無鹽利地近則不棄鹽利如斯而已

漢惠帝時吳有豫章銅山吳王濞即招致天下亾命盜鑄

錢東煑海水爲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

班固曰吳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斂以使其衆逆亂之萌自其子興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

○臣謹案太公封於東海遂擅海利而無逆亂之萌在予其入山海非亂本也吳王興鹽鐵而蠲賦斂以優百姓此有國者所宜法但其逆亂爲不可也

武帝元狩四年置鹽鐵官

元狩中兵連不解縣官大空富商大賈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五年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

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爲牢盆蘇林曰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雇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盆煑鹽盆也樂彥云牢乃盆名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卜式爲御史大夫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賈貴强令民買之乃因孔僅言事上不說○馬廷鸞云管仲之鹽鐵其大法稅之而已鹽雖官自煑之以權時取利亦非久行鐵則官未嘗冶鑄也与孔桑之法異矣○臣謹案牢盆者牢屋以蔽雨土盆以煑水也牢者牛馬之所養又牢者閑也晏子云海之鹽蜃祁望守之守

之者非鹽官乎管仲未嘗煑鹽然太公桓公既通魚鹽之利方其通利也必設官掌禁管束其利必不令小民自鬻自鬻以擅其利必官爲之斂散如穀粟之有常平下以利民上以裕國惟其中間豪商猾賈失其利也夫豪商猾賈者王者之所必禁抑爲其下剝民財上割國權也後世之論凡興利除害之政亦謂之与民爭利凡財賦所出一委之豪商猾賈使得操縱伸縮唯於下戶殘泯增其賦斂皆迂儒清議之所誤也

元封元年置大農府丞數十人分主郡國鹽鐵鹽官凡二十八郡鐵官凡四十郡

臣謹案鹽者民食也与五穀同官不可專民不可禁鐵
則天產之物王者之寶必不可委之下民禹鑄歷山之
金湯鑄莊山之金周公設卝人之職厲禁金錫其以漢
武之事看作大變者俗儒之説非考古之論也
昭帝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
苦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毋得与天下爭利税以儉
勸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
不可廢也○弘羊言往者豪強之家得管山海之利鼓
鑄煑鹽一家聚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流放之人去鄉里
棄墳墓相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僞之業異時布衣有

朐邴人君有吳王贍窮之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
心作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文
學曰庶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是以王
者不蓄下藏於民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
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冶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
朝廷在蕭牆不在朐邴大夫曰昔商君收山澤之稅國
富人強蓄積有餘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車師
以贍文學曰昔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人富當今有
之而百姓困乏未見所利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夫
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舊穀爲之虧自天地

不能滿盈而況於人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於是丞
相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猥以鹽鐵爲不便宜罷郡
國榷酤酒關内鐵奏可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呂
祖謙曰自此之後雖鹽法有寛有急然禁榷与古今相
爲終始以此知天下利源不可開一開不可復塞其作
俑於管仲矣○臣謹案卝穴者姦盜之所萃臣曾見彦
眞山金店多藏亾匿奸其後土賊洪景來果起於嘉山
金店卝穴者縣官之所宜主誠如弘羊之言若鹽塲則
不必然矣且上能裕國下不剝民斯可爲也如不能然
斯不可爲也一問一答但宜明此而已今觀弘羊之言

皆飾浮辭以文其貪利之說文學所言又皆高談大言
以取名高皆不足以定是非也

宣帝地節四年詔減天下鹽價○元帝初元五年罷鹽鐵
官○永光二年復鹽鐵官○東漢初郡有鹽鐵官者隨事
廣狹置令長及丞○明帝時官自鬻鹽○章帝建初中議
復鹽鐵官鄭衆諫不聽○和帝即位罷鹽鐵禁○獻帝建
安初置使者監買鹽

丘濬曰官不可与民爲市非但賣鹽一事也○臣謹案
周官泉府与民爲市而不爲厲者志在於利民也王安
石謬引泉府之文以立青苗之法而得罪於萬世者志

不在利民也耿壽昌常平之法与民爲市而民不以爲厲者志在利民也唐德宗引常平之法設爲宮市而貽笑後世者志不在利民也丘瓊山不問是非直云官不可与民爲市語則清矣終与先王之法不合凡議財賦者勿以媚悅爲心勿以清高自謀惟至中大正務合先王之制斯爲得矣

陳文帝天嘉二年立煑海鹽稅○後魏宣武時復設河東郡鹽池官司以收稅利○隋文帝開皇三年通鹽池鹽井与百姓共之

後魏甄琛曰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爲之厲禁蓋

取之以時不使戕賊雖置有司實為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民父母而吝其醯鹽富有羣生而榷其一物者也○元勰曰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寛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与彼皆非為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鹽池之禁積而散之以濟國用非專為供大官之用○胡寅曰鹽之為物天地自然之理所以養人也盡捐之民則縱末作資游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寶之害琛勰之言皆未得中道也官為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害息矣○臣謹案自漢以

來鹽鐵之官或罷或復其罷也皆豪民專利小民病之其復也又鹽官榷利小民病之皆已然之驗也凡鹽政宜倣常平法使民蒙利斯可矣

通考云魏自弛鹽禁之後官雖無榷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神龜初復置鹽官其後更罷更立自遷鄴後傍海煑鹽滄州置竈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竈一百五十二幽州置竈一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竈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八斛四斗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 臣謹案此惟海鹽耳其井鹽池鹽之等似許民也邯鄲四竈即池鹽

經世遺表卷之

負累臣丁鏞撰

地官修制　賦貢制五

鹽鐵考下　唐開元元年河中尹姜師度以安邑鹽池漸涸開拓疏洩水道置爲鹽屯公私大收其利左拾遺劉彤請檢校海內鹽鐵之利從之

彤上表曰臣聞漢孝武爲政廄馬二十萬後宮數萬人外討戎夷內興宮室殫費之甚實百當今然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

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
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濟人盛事也
夫煮海爲鹽採山鑄錢伐木爲室者豐餘之輩也寒而
無衣飢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
厚利奪豐餘之入蠲調斂重傜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
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謂乎臣願陛下詔鹽鐵木
等官各收其利貿遷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然後
下寛貸之令蠲窮獨之傜可以惠羣生可以綏荒服也
○上令宰臣議其可否咸云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遂令
姜師度檢校海內鹽鐵之課○臣謹案劉彤之說疏毖

中理然設禁之初號之曰輕徭享利之日不免乎食言則終於聚斂而已臣所懼者此也○又按材木亦大財産与銅鐵同其厲禁彤表並舉材木爲合理也

通考云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蒲州安邑解縣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鹽州五原有烏池白池瓦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回樂池弘靜池會州有河池三州皆輸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落池歲得鹽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巂州井各一果閬開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領之邛眉嘉有井

十三劒南西川院領之梓遂綿合昌渝瀘資榮陵簡有井四百六十劒南東川院領之皆隨月督課幽州大同橫野軍有鹽屯每屯有丁有兵歲得鹽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負海州歲免租爲鹽二萬斛以輸司農青楚滄海棣杭蘇等州以鹽價市輕貨亦輸司農○天寶至德閒鹽每斗十錢乾元初鹽鐵使第五琦初變鹽法盡榷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爲錢一百一十○

臣謹案中國之鹽池鹽井若是其多我邦胡獨無之我邦遠海處或有千里者郡廢四或有四五百里者意有鹽泉而人不之覺不能穿池鑿井故無所聞也

代宗末劉晏掌天下財賦乃於江嶺間立常平鹽法

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取鹽戶所煑之鹽但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太曆末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其河東鹽利不過八十萬緡而價復貴於海鹽○丘濬曰天地生物止於此數人力有限

而用度無窮自非剝削竈戶折閱商賈何以得鹽利如此之多哉當是之時所征於民稅賦不知何在而專仰給於一鹽如此劉晏雖曰善於理財然知利國之爲利而不知利民之爲大利也○臣謹案官鬻而官賣之則不可曰常平必許民私鬻許民私賣鹽賤則增價以糴之鹽貴則減價以糶之然後方可曰常平鹽政莫善於常平也漢唐掌財之臣皆無令名唯劉晏上裨國用下無民怨可謂善理財者矣○天下之物誠有此數然天地定理人主宜富下民宜均故古之聖王立經陳紀凡天下富貴之權總攬在上降德于兆民洪範曰皇建其

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此之謂也故天下之田皆王田也天下之財皆王財也天下之山林川澤皆王之山林川澤也夫然後王以其田敷錫厥庶民王以其財敷錫厥庶民王以其山林川澤之所出敷錫厥庶民古之義也王与民之間有物梗之竊其斂時之權阻其敷錫之恩則皇不能建極民不能均受若貪官汚吏之橫斂豪商猾賈之権利者是也周禮九府之職及關市廛肆之官其大意唯在於斂錫二字上處其富下受其均則王者體天理物之權也後世理財之臣惟知斂福不知錫福惟常平鹽法能下均而上富粗合先王之義

故得財雖多民亦不怨丘瓊山不知其財出於何處一驅之於剝割之政其亦過矣

憲宗時討淮西度支使皇甫鎛加劒南東西兩川山南西道鹽估以供軍

貞元中盜鬻兩池鹽一石者死至元和中減死流天德五城鎛奏論死如初一斗以上杖背没其車驢能捕斗鹽者賞千錢州縣團保相察比於貞元加酷矣○臣謹案與民爭利爭之不已遂至於殺榷鹽不可爲也

穆宗時張平叔議榷鹽法敝請官自賣鹽兵部侍郎韓愈條詰之以爲不可遂不行○時奉天鹵池生水柏以灰一

斛得鹽十二斤利倍鹻鹵〇文宗時采灰一斗比鹽一斤
論罪
臣謹案五季之時鹽課如舊官之所賣有蠶鹽食鹽大
鹽冷鹽欒鹽又有青鹽白鹽陌鹽諸名蠶鹽者所以褭繭也又其
云顆鹽者塊鹽也末鹽者散鹽也
宋太平興國二年詔寬鹽法闌入至二百斤以上煑鹻及
主吏盜販至百斤以上蠶鹽入城市五百斤以上並黥面
闕下〇開寶七年詔三司校諸州鹽麴市征課而殿最之
五代時鹽法太峻建隆初寬之然貿易至十斤煑鹻至
三斤者亦坐死至是又寬之〇臣謹案周禮山澤有厲

禁榷木者有刑罰然此惟非其時而擅取者無上令而闌入者有薄罰而已榷民之利而殺民之冒犯者非仁入之政三代之時雖桀紂無此法矣○又按殿最者唐虞之所謂考績即王者體天理物之大權也字牧之職可考者多視鹽麴之多少以爲幽明其与帝堯之典異矣嗚呼悲夫

通考云鬻鹻爲鹽大抵鹻土或厚或薄薄則利微鐺戶破產不能足其課至和初韓琦請戶滿三歲地力盡得自言摘他戶代之○又云蜀煑井爲鹽者井源或發或微而責課如故○又云海梁之東有大鹽澤綿亙百餘

里歲得億萬計自元符元年霖潦池壞至是乃議修復四年池成凡開二千四百餘畦百官皆賀○或云解池灌水盈尺暴以烈日鼓以南風須臾成鹽其利則博苟欲溢額不俟風日之便厚灌以水積水而成味苦不適口○臣謹案黃海道之地忽然地陷爲溪淵其溪不測其味苦惡者甚多此皆鹽井之地也惜乎其不核也

沈括筆談云解州鹽澤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嘗溢大旱未嘗涸滷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謂之蚩尤血唯中間有一泉乃是甘泉得此水然後可以聚人其北有堯梢水一謂之巫咸河太滷之水不

得甘泉和之不能成鹽唯巫咸水入則鹽不復結故人謂之無鹹河爲鹽澤之患築大堤以防之甚於備寇盜原其理蓋巫咸乃濁水入滷中則淤澱滷脈鹽遂不成非有他異也○又曰鹽之品至多前史所載夷狄間自有十餘種中國所出亦不減數十種今公私通行者四種末鹽顆鹽井鹽厓鹽是也唯陝西路顆鹽有定課歲爲錢二百三十萬緡自餘盈虛不常大約歲入二千餘萬緡○凡行百里陸運斤四錢船運斤一錢以此爲率○臣謹案鹽池必由地中与海水相通故水不溢旱不涸也

呂祖謙云鹽種甚多出於海出於井出於池三種之外所出亦多如河北有鹵地此出於地者如永康軍鹽出於厓此出於山者又有出於石出於木品類不一○又云南方之鹽全在海北方全在解池然而南方之鹽嘗得其入則其害少唯北方解池之鹽有契丹西夏之鹽嘗相參雜奪解池之利大抵解鹽之味不及西夏所以沿邊多盜販二國鹽○又云徽廟初雨水不常圍塹不密守者護視不固爲外水參雜雨水不常外水瀰滿流入解池不復成鹽後大與徭役盡出外水漸可再復○

臣謹案外水者所謂巫咸水也

熙寧八年章惇言陝西榷鹽而河北獨不榷此祖宗一時誤恩請遣使施行文彥博論不便詔如舊○元豐三年詔榷河北鹽○哲宗即位罷河北榷法○紹聖初復榷河北鹽

呂祖謙云河北之鹽不可榷也井鹽池鹽可榷也海鹽待煎起爐非一旦所成亦可榷也惟河北鹽是鹵地其地甚廣非如井池可以爲牆園籬塹封守又却纔煎便成非如海鹽必待煎煑可以禁察所以最易犯禁自章惇禁榷河北一到靖康之末盜賊愈多矣○臣謹案一進一退一榷一復朋黨之禍如是矣宋法又令商入輸

粟於塞下受鹽於江淮許其散賣減數十郡盤運之費名之曰中鹽先儒謂之良法又所謂鈔鹽之法令商人受鈔於京師納鹽於官倉蔡京因民鹽法屢變鈔無所用商賈折閱盜賊日起總係衰亂之法今不詳述

大明之制於天下產鹽之地設轉運使者六提舉司者七每歲鹽課各有定額行鹽各有地方不許過界每引以三百斤爲袋帶耗五斤○大明律曰凡犯私鹽者杖一百徒三年拒捕者斬鹽貨車船並入官○凡鹽場竈丁人等除正額鹽外夾帶餘鹽出場及私煎貨賣者同私鹽法○凡買食私鹽者杖一百

臣謹案以國君而鬻鹽其始作俑者吳王濞也繼而述之者桑弘羊也管仲其寬者也義見前自有鹽法以來唯劉晏之常平鹽最爲良法餘不可爲也

卝冶考

禹貢曰揚州厥貢惟金三品荆州厥貢惟金三品梁州厥貢璆鐵銀鏤

梅曰三品金銀銅○蔡曰鐵柔鐵也鏤剛鐵可以刻鏤者也○臣謹案金銀皆貴物不可以徵賦於民必本地諸侯原有官採得以充貢也

地官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句圖而授之巡其禁令

鄭曰卝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錫鉶也○臣謂以時取之者自官採之也平時厲禁以守之當官採之時乃辨其有無之地物其地以圖畫授掌事者鄭注以物地謂知地鹹淡不知何理○臣謹案金銀銅鐵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古之聖王無許民私採之理今案此經其爲官守而官採之明矣

秋官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惡与其數量楬而璽之入其金錫于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入其要○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

鄭曰青空青也○楬表識也璽者印也守藏者王府內府也○鄭司農云受其入征者受租稅也○鄭曰要凡數也入之於大府○臣謹案山澤虞衡之法凡得寶物入于王府以其餘頒于萬民乃有稅斂職金受其所入也○

貨殖傳曰山西饒玉石江南出金錫連（鉛之未鍊者）丹砂瑇瑁珠璣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巴蜀饒丹砂錫銅鐵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蜀卓氏用鐵冶富宛孔氏用鐵冶為業曹邴氏以鐵冶起

臣謹案自管子漢書以及唐宋其鐵冶之說皆与鹽稅

相雜論在上文

東漢明帝永平十一年灤湖出黃金廬江太守取以獻

蘇軾仇池筆記曰王莽時省中黃金六十萬斤陳平四萬斤間楚董卓郿塢金亦多其餘三五十斤者不可勝數近世金不以斤計雖人主未有以百金与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鑿山披沙無虚日金爲何往哉頗疑寶貨神變不可知復歸山澤耶○臣謹案唐宋以來番舶交通中國黃金皆走於西南海國而三代以降卝採遂絶其無黃金豈足怪哉顧炎武謂黃金多入於佛殿佛軀斯亦然矣宋太宗問秘閣校理杜鎬曰西漢賜与悉用黃金近代爲難得之貨何也鎬對曰當是時

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前此漢武帝鑄黃金爲麟趾褭蹏非礦採
也○

葉夢得曰漢時賜臣下黃金每百斤二百斤少亦三十
斤雖燕王劉澤以諸侯賜田生金亦二百斤楚梁孝王
死有金四十餘萬斤蓋幣輕米賤金多也○馬云如二
公之說則金莫多於漢然民間之淘取官府之徵斂史
未嘗言之度未必如後世之甚也金爲天地之秘寶獨
未聞有征榷之事漢法民私鑄錢者釱左趾博士使郡
國矯詔令民鑄農器者罪至死鐵官凡四十郡而不出
鐵者又置小鐵官徧於天下獨未聞有犯金之禁鐵至

賤也而榷之析秋毫金至貴也而用之如泥沙然則國家之征利無資於金也貨殖傳所載蜀卓氏山東程鄭宛孔氏曹邴氏稱於尤富然皆言其擅冶之利而未聞有藏金之事然則豪強之致富不由於金也上下之間好尚如此蓋猶有古人不貴難得之貨之遺意○臣謹案古者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其賤可知禹貢有三品之貢周禮有卝人之禁先王之時務實生財雜霸以來不知生財惟務剝民馬氏反以漢俗爲古風失之遠矣

後魏宣武帝延昌三年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鑛二石得

銀七兩其秋恆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其色潔白有踰上品詔並置銀官常令採鑄漢中舊有金戶千餘家常於漢水沙金年終輸之後臨淮王彧爲梁州刺史奏罷之○酉陽雜俎云魏明帝時昆明國貢辟寒鳥常吐金屑如粟○蜀都賦金沙銀礫注永昌有水出金如糠在沙中○南史夷貊傳云林邑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則夜出飛狀如螢火○馬云此皆沙金之史傳者昔時遐方裔夷所產今則東南處處有之矣○臣謹案荊州梁州是遐方裔夷乎馬說其不思矣

唐凡金銀鐵錫之冶一百八十六陝宣潤饒衢信五州銀冶五十八銅冶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鉛山四汾州礬山七

貞觀初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帝曰朕之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欲以桓靈俟我耶乃黜萬紀還家○臣謹案入主黜陟其臣當觀其功罪萬紀之言犯於何罪黜之如是堯舜受荊州揚州之貢禹湯採歷山莊山之金豈必与桓靈同歸乎忽斥無罪之臣以釣遠貨之名此是一時顛

倒牢籠之權後世庸主覽此興感欲效其所爲則不免爲墮其術中矣丘瓊山以太宗此言爲百世帝王之師以後世人主賞言利之臣爲太宗之罪人其是非未必中理也

麟德二年廢峽山銅冶四十八○開元十五年初稅伊陽五重山銀錫○天寶五年李林甫爲相時華山有金鑛林甫以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遂不鑿

臣謹案王氣本命者非理之說也後世邪說惑民雖千里來龍皆不敢犯山澤之利於是乎不興矣

德宗元和時天下銀冶廢者四十采銀萬二千兩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常數○二年

禁采銀一兩以上者笞二十遞出本界州縣官吏節級科罪○宣宗時增銀冶二鐵山七十一天下歲率銀二萬五千兩鐵五十三萬二千斤

臣謹案文宗之時復以山澤之利歸之州縣州縣厚自封殖歲納極少其後還復之

宋興金銀銅鐵鉛錫之貨皆開場設冶置務監之產金有五處商州歙州等產銀有三監桂陽鳳州等又有五十一場寶豐馬茨等三務秦州隴州等產銅有三十五場饒州英州等一務梓州也產鐵有四監大通萊蕪等又有十二冶凌雲赤谷等二十務晉磁鳳澧等二十五場丁溪聖水等產鉛有三十六場韶州衢州等產

錫有九場虔州南康等產水銀有四場秦州鳳州等產朱砂有三場商州安州等○臣謹案榷鹽者奪民之利妨民之食不可爲也惟金銀銅鐵必當官採不可以許民也

太祖開寶三年減桂陽監歲輸銀三分之一○太宗時有司言鳳州出銅卝定州出銀卝請置官不許

至道末天下歲課銀十四萬五千餘兩銅四百一十二萬二千餘斤鐵五百七十四萬八千餘斤鉛七十九萬三千餘斤錫二十六萬九千餘斤天禧末金一萬四千餘兩銀八十八萬三千餘兩銅二百六十七萬五千餘斤鐵六百二十九萬三千餘斤鉛四十四萬七千餘斤

錫二十九萬一千餘斤水銀二千餘斤朱砂五千餘斤然金銀除坑冶丁稅和市外課利折納互市所得皆在焉○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金冶十一銀冶八十四銅冶四十六鐵冶七十七鉛冶三十錫冶十六丹砂冶二水銀冶五皆置吏主之

仁宗英宗之時諸冶或增或減歲入以之多少○神宗熙寧元年詔天下寶貨坑冶不發而負歲課者蠲之○八年詔近坑冶坊郭鄉村并淘採烹鍊人並相為保保內及於坑冶有犯知而不糾或停盗不覺者論如保甲法

臣謹案卝採之地本多奸盗其相保之法不可以不嚴

也○自此以降諸路坑冶或新起或空廢令不詳述

高宗建炎七年工部乞依熙寧法以金銀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備物料烹煉從十分爲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許炕戶自便貨賣從之

臣謹案金銀銅鐵必當官採不然寧錮閉爲愈若許民私採則奸盜相聚寇亂以作必不可許也

大明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間或有之隨取隨竭浙之溫處閩之建福開場置官令内臣以守之差憲臣以督之然所得不償所費

丘濬曰宋朝坑冶甚多而元朝之坑冶亦比今日加十

數倍何也蓋天地生物有生生不已者穀粟桑麻之類是也有与地土偶生者金銀銅鐵之類是也昔者聖王定爲取民之賦有米粟之征有布縷之征而無有所謂金銀銅鐵之征者豈不以山澤之利与土地俱生取之有窮而生之者不繼乎譬之山林之上有草木焉有土石焉其間艸木取之者旣盡而生之者隨繼故雖日日取之歲歲取之而不見其竭也若夫山間之土石掘而去之則潑而成窪舁而去之則空而留跡是何也其形一定故也是以坑冶之利在前代則多在後代則少至於今日尤其少焉無足怪者○臣謹案三代之法金銀

銅鐵官採之官鑄之民不得私之故不徵於賦稅民若私之則必有稅也且五金八石皆以土精受日月星辰之氣以凝以結亦生生不窮者也瓊山謂宋入數百年淘採其源遂竭天地生物之理浩浩廣大何知之淺小也然与草木之歲榮者誠有不同我邦日採金銀以易燕市之綾緞則大不可也

宋開寶五年詔罷嶺南道媚川都採珠

先是劉銀於海門鎮募兵能擬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凡採珠者必以索係石被於體而没焉淺者至五百尺溺死者甚衆及平嶺南廢之仍禁民採取未幾復官取

容州海渚亦產珠官置吏掌之○自太平興國二年貢珠百斤七年貢五十斤徑寸者三八年貢千六百一十斤皆珠場所採○臣謹案禹貢淮夷貢蠙珠荆州貢璣組諸邦有歲課故天子徵恒貢以飾冕旒以共飯含亦先王之所取也然此是難得之物不可以立法者也

唐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礬利○文宗開成三年罷之○五代以來刱務置官吏○宋制白礬出汾州之靈石縣緑礬出池州之銅陵縣各置官典領有鑊戶煑造入官市○至道中白礬歲課九十七萬六千斤緑礬四十萬五千餘斤賣錢十七萬餘貫○眞宗末白礬增二十萬一千餘斤

綠礬增二萬三千餘斤○宋法私煮礬三斤及盜官礬十斤者棄市○熙寧以後稍變礬法歲課一百五十萬斤陳傅良曰宋太祖礬禁爲契丹北漢設也其後并鹽酒皆榷之非本意也○臣謹案榷礬者法之最下者也苟爲榷礬凡雄黃硫黃石膏赤石滑石之等皆當榷之何必礬而已充類以往其無所不爲矣

宋神宗熙寧元年詔毋稅石炭○徽宗崇寧間官賣石炭增賣二十餘場

臣謹案今中國爐冶煖炕專用石炭必有稅額今所未詳我邦三角山西麓多石炭宜於中國貿石炭數枚辨

其色脈官採之可以補國用也

材木考

唐德宗時始用戶部侍郎趙贊稅天下竹木十取其一

臣謹案木材之賦見於委人地官屬委人者虞人也單襄公云虞人入材大宰九職任民以虞衡以作山澤之材使貢其山物澤物此職貢也以本物賦之山林之民以材木爲貨以之販賣則應有賦斂入於關市之稅不復曰山澤之賦也金銀本山出既入於市則爲市物材木亦然自漢以來材木之稅絕無可攷貨殖傳曰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此是財物之大者應有稅斂史闕之也職方氏曰揚州其利竹箭冀

州其利松柏既以是爲一州財利之原則賦斂必有常
額今不可知也
宋天禧四年方仲荀乞收福建杉木稅每估一貫稅一百
文本司勘會祥符編勅每木十條抽一條訖任販貨賣不
收商稅
續明道雜志云黄州牌稅最重所謂牌者皆大木板每
四片爲一副蓋一棺之用也
高宗建炎元年詔殘破州縣合用竹木磚瓦並免收稅
臣謹案材木之稅領於工部故許免州縣之稅也史文
不備而稅法可知也

大明時凡天下關津去處設抽分竹木局抽客商興販竹木柴炭等物

在京者令軍衛自設場分收貯柴薪按月給禁軍孤老等燒用竹木等物在外場局則各給所在之用○太平之蕪湖荊州之沙市浙江之杭州徑遣工部屬官親臨其地抽分變賣取其價直銀兩解京以供工部繕造之費以免科徵於民○丘濬曰是誠良策然商販無常難為定數後來者務踰前人之數以徼能名歲增一歲遂無紀極乞量為中制因地定額多者不以為優不及數者不以為劣庶幾可以久行

榷茶考

唐德宗建中元年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爲常平本錢

時軍用廣常賦不足故有是詔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亟罷之

貞元九年復稅茶

鹽鐵使張滂奏請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每十稅一充所放兩稅其明年已後水旱賦稅不辦以此代之詔可仍委張滂具處置條目每歲得錢四十萬貫茶之有稅自此始然遭水旱處亦未嘗以稅茶錢拯贍○胡寅曰凡言利者未嘗不假託美名以奉人主私欲滂

以茶稅錢代水旱田租是也旣以立額則後莫肯蠲
矣
穆宗時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天下茶加斤至二十
兩○文宗時王涯爲相判二使復置榷茶自領之使徙民
茶樹於官場榷其舊積者天下大怨
武宗時鹽鐵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
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
之塌地錢故私犯益起○大中初鹽鐵使裴休著條約
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論死長行軍旅茶雖少亦死顧
載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儈保四犯至千斤皆死園戶私

鬻百斤以上杖脊三犯加重徭伐園失業者刺史縣令以縱私鹽論○胡寅曰榷茶以來商旅不得貿遷而必与官爲市在私則終不能禁而推理惡少竊販之害興偶有販獲姦人猾吏相爲囊橐獄迒不直而治所由歷株連枝蔓致良民破産接村比里甚則盜賊出焉在公則收貯不虔發泄不時至於朽敗与新歛相妨或沒入竊販無所售用於是舉而焚之或乃沈之殘民害物咸弗恤也○馬曰按陸羽傳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畫羽形置煬突間爲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

其後尚茶成風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羽貞元末卒然則嗜茶榷茶皆始於貞元間矣

○臣謹案茶之爲物其始也蓋藥艸之微者也及其久也連軺車而方舟舶則縣官不得不征之然是亦商販之一物量空收稅斯足矣何至官自爲商某民私賣至於誅殺而不已乎

宋太祖乾德二年詔民茶折稅外悉官買敢藏匿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入之論罪主吏私以官茶貿易及一貫五百并持仗販易爲官私擒捕者皆死○淳化三年詔盜官茶販鬻十貫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

宋制榷茶有六務江陵蘄州等十三場蘄州黃州等又買茶之處

江南湖南福建總數十郡山場之制領園戶受其租餘悉官市之又別有民戶折稅課者○凡茶有二類曰片曰散片茶蒸造實捲摸中串之惟建劍則旣蒸而研編竹爲格置焙室中最爲精潔他處不能造其名有龍鳳石乳的乳白乳頭金蠟面頭骨次骨末骨麤骨山挺十二等以充歲貢及邦國之用洎本路食茶餘州片茶有進寶雙勝寶山兩府出興國軍在江南仙芝嫩蘂福合祿合運合慶合指合出饒池州在江南泥片出虔州綠英金片出袁州王津出臨江軍靈川福州先春早春華英來泉勝金出歙州獨行靈草綠芽片金金茗出潭州大拓

枕出江陵大小巴陵開勝開捲小捲生黄翎毛出岳州雙上綠牙大小方出岳辰灃州東首淺山薄側出兖州總二十六名其兩浙及宣江鼎州止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爲號散茶有太湖龍溪次號末號出淮南岳麓草子楊樹雨前雨後出荆湖清口出歸州茗子出江南總十一名○至道末賣錢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九百餘貫天禧末增四十五萬餘貫天下茶皆禁唯川峽廣聽民自賣不得出境○端拱三年歲課增五十萬八千餘貫

仁宗初建茶務歲造大小龍鳳茶始於丁謂而成於蔡襄

陳傅良云嘉祐四年仁宗下詔弛禁自此茶不爲民害者六七十載矣此韓琦相業也至蔡京始復榷法於是茶利自一錢以上皆歸京師

熙寧七年至元豐八年蜀道茶場四十一京西路金州爲場六陝西賣茶爲場三百三十二稅息至李稷加爲五十萬及陸師閔爲百萬云

元豐中創置水磨凡在京茶戶擅磨末茶者有禁米豆雜物拌和者有罰○侍御史劉摯上言蜀地榷茶之害園戶有逃以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有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論謂地非生茶也

實生禍也願選使者攷茶法之弊欺以蘇蜀民

宋自熙豐來舊博馬皆以粗茶乾道末始以細茶遺之成都利州路十二州奇茶二千一百二萬斤茶馬司所收大較若此

丘濬曰後世以茶易虜馬始見於此蓋自唐世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蓋虜人多嗜乳酪乳酪滯膈而茶性通利能蕩滌之故也宋人始制茶馬司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置榷茶都轉運司于江州總江淮荊南福廣之稅有末茶有葉茶

丘濬曰茶之名始見於王褒僮約而盛著于陸羽茶經

經唐宋以來遂爲人家日用一日不可無之物然唐宋用茶皆爲細末製爲餅片臨用而輾之唐盧仝詩所謂首閱月團宋范仲淹詩所謂輾畔塵飛者是也元志猶有末茶之說今世惟閩廣間用末茶而葉茶之用遍於中國外夷亦然世不復知有末茶矣

大明時悉罷榷務貼射交引茶由諸種名色惟於四川置茶馬司一陜西置茶馬司四

又間於關津要害置批驗所每年遣行人掛牓於行茶地方俾民知禁○丘濬曰產茶之地江南最多今日皆無榷法獨於川陜禁法頗嚴蓋爲市馬故也夫以中國

無用之茶而易虜人有用之馬雖曰取茶於民然因是可以得馬以爲民衛其視山東河南養馬之役固已輕矣

大明律曰凡犯私茶者同私鹽法論罪

私鹽法見上

臣歷觀前古財賦之制雖其損益得失代各不同大較有道之世其賦斂必薄而其財用必裕無道之世其賦斂必重而其財用必匱此已然之跡昭昭然者也由是觀之裕財之術非一而其大利無過乎薄斂也匱財之術非一而其大害無踰乎重斂也嗚呼天下之財有限

而其用無限以有限之財應無限之用其何以堪之故
聖人制法曰量入以爲出入者財也出者用也量有限
以節無限聖人之智也興隆之道也縱無限以竭有限
愚夫之迷也敗亾之術也凡制賦税者勿先計國用惟
量民力揆天理凡民力之所不堪天理之所不允即毫
髮不敢加焉於是通計一年之入參分之以其二支一
年之用留其一爲來年之蓄所謂三年耕有一年之食
也如有不足自祭祀賓客而下乘輿服飾一應百物皆
減之爲儉約期与相當而後已焉此古之道也無他術
也

終

經世遺表卷之十

負累臣 丁鏞 撰

地官修制 賦貢制六

雜稅已下

榷酒考

周官萍氏掌幾酒謹酒

注曰幾者幾察酤賣過多及非時者謹者使民節用而無彝也

漢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

漢興有酒酤之禁其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飮酒罰金四兩國有慶賀賜民大酺則羣飮者無罪故文景之際有

賜餔之法至是榷酒

昭帝元始六年詔罷榷酤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

顔師古曰占謂自隱度其實定其辭也○劉氏曰租卽賣酒之稅也賣酒升四錢所以限民不得厚利也

王莽簒漢始立法官自釀酒賣之

義和魯匡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率開一盧以賣之○臣謹案自此以降有禁酒之文無榷酒之令

陳文帝天嘉二年榷酤○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酒坊与百

姓共之

後周之末官置酒坊收利文帝罷之

唐德宗建中元年罷酒稅三年復制禁人酤酒官自置店酤收利以助軍費斛收直三十尋罷之

胡寅曰榷酒茗算舟車筦山澤古聖王所不爲而後世以爲大利之源置官立法防之嚴取之悉甚於常賦一有廢弛立見闕匱不知三代之天下亦後世之天下亦廩官吏亦用軍旅亦賑水旱亦交四夷所抑者獨貢助什一而足是何道也故取之有制用之有節量入以爲出無侈靡妄費則貢助什一不啻足矣費出無涯征求

無藝則榷之算之財竭下叛弃國而失之矣○臣謹案

鹽酒茶三者民食也榷民之食者虐政也算舟車筦山

澤法有得失而於古有徵不可以同議也

貞元二年酒酤每斗榷百五十錢淮南河東忠武宣武榷

麴而已

臣謹案自此以降至於五季皆榷酒榷麴時有增損不

足述也

宋制榷酤榷麴並以開寳八年額爲定不得復增

太宗詔曰先是募民掌茶鹽榷酤民多增常數求掌以

規利今後不得復增

神宗熙寧五年令官監酒務每升添一文○崇寧二年每升添二文○四年添酒價錢上色升五文次三文

熙寧十年以前天下諸州酒課稅額四十萬貫以上二處東京及成都三十萬貫以上三處開封杭州等二十萬貫以上二處京兆鳳翔等十萬貫以上三十二處西京北京等五萬貫以上七十三處南京淄青等五萬貫以下五十處沂濰岢嵐等三萬貫以下五十五處遂滁等一萬貫以下十九處登瀘等五千貫以下十六處桂陽等○臣謹案終宋之世榷酒榷麴至其末也撲買坊場無所不為今不詳述也

宋諸郡有醋坊元祐初臣僚請罷榷醋○紹聖二年翟思

請諸郡醋坊日息調度之餘悉歸常平

臣謹案賣漿者天下之賤也曾謂萬乘之君而有賣漿者乎我邦雖居東裔自三韓以來國君無賣酒醋以爲利者彼猶以中國自尊不亦羞乎

元太宗立酒醋務坊場官榷酤辦課○武宗大德八年大都酒課提舉司設槽房一百所○九年併爲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醞不許過二十五石之上

丘濬曰一日二十五石總計日費七百五十石月費二萬二千五百石歲費二十七萬石今日京師一歲所費恐不止此且釀酒之米皆出江南舟載車輦歷數千萬

乃至于此嗟夫民心有欲禁之猶恐其縱乃設樓店以名致之使縱其慾可乎

大明之制不立酒麴務惟攤其課於稅務之中醋則無禁

丘濬曰麴糵之禁民家自造不過斗者請聽民自為之但不許其交易貿貨賣今天下造麴之處惟淮安一部靡麥為多計其一年以石計者毋慮百萬宜嚴加禁約凡民間造麴器具悉令折毀有犯與私鹽僞錢同科則一年之間亦可以存麥百餘萬石以資民食

猥瑣考 宋開寶六年詔嶺南商賈齎生藥者勿算○又除嫁娶者幃帳糚奩之稅○至道元年詔兩浙諸州紙扇芒鞵

皮細碎物皆勿稅○眞宗時除杭越等州鵝鴨年額錢○眞宗祥符元年詔免農器收稅○徽宗時凡民衣屨穀菽鷄魚果蔬炭柴磁瓦器之類並蠲其稅

光宗時趙汝愚言諸縣措置月樁錢其間名色類多違法最爲細民之害試舉其大者則有曰麴引錢白納醋錢賣紙錢戶長甲帖錢保正牌限錢折納牛皮筋角錢兩訟不勝則有罰錢旣勝則令納歡喜錢殊名異目在處非一○丘濬曰南渡之後又有所謂總制錢月樁之類皆於常賦之外經制之餘巧生別計然皆當時權宜不得已而爲之事已世殊悉皆革罷

元史額外之課凡三十有二一曰曆日二曰契本三曰河泊四曰山場五曰窯冶六曰房地租七曰門攤八曰池塘九曰蒲葦十曰食羊十一曰荻葦十二曰煤炭十三曰撞岸十四曰山查十五曰麴十六曰魚十七曰漆十八曰酵十九曰山澤二十曰蕩二十一曰柳二十二曰牙例二十三曰乳牛二十四曰抽分二十五曰蒲二十六曰魚苗二十七曰柴二十八曰羊皮二十九曰磁三十曰竹葦三十一曰薑三十二曰白藥

丘濬曰按元史食貨志有所謂歲課山林川澤之產若金銀珠玉銅鐵水銀朱砂碧甸子鉛錫礬鹻竹木之類

其利最廣者鹽法茶法商稅市舶四者外此又有所謂額外課凡三十二謂之額外者歲課皆有額而此課不在其額中也〇臣謹案曆日者欽天監多印曆書以收利也契本者所謂互契印契民有買賣官給紅契者也河泊者船稅也山場者材木之稅也窯冶者鹽鐵之稅也房地租者卽店之稅也門攤者關稅也池塘者灌漑之稅也餘或未詳今姑略之

力役之征

周禮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則大均

○鄭曰政讀爲征○臣謂地政田出也均者均其九等之率也○鄭曰地守衡虞之屬地職農圃之屬賈云太宰以九職任之因使出稅力政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臣謂旬者徧也公旬者公事之歲一徧也○賈曰凶謂年穀不熟札謂天下疫病○鄭曰財賦九

賦也○臣謂不收地守則山澤無稅也不收地職則九功無貢也不均地政則耡粟無率惟其熟是入也○三年大比者凡耡粟及九賦九功皆或增或損大均其率也

鄭曰公事也旬均也讀如營營原隰之營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臣謹案旬巡皆循也詩曰來旬來宣旬者徧也毛云傳漢書翟方進傳云旬歲閒免兩司隷顏師古曰旬滿也旬歲猶言滿歲也公旬者公役之歲徧也王制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亦歲徧也鄭義恐非

○臣又按凶札者大凶大殺之年出於上中下三年之

外者也廩人以四鬴三鬴二鬴爲三等之年不能二鬴者又在其外

王制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陳澔曰師旅之事不拘此例

後周之制司役掌力役之政令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起徒役無過家一人

臣謹案公旬有異義或以公旬用三日爲一年用三旬也故後周之制如此而隋煬帝建洛邑每月役丁二百萬皆誤解經文之故也國有民十萬口皆役三日則三十萬夫也何事不可爲乎歲用三旬無是理也師旅之

事不在此限

唐租庸調之法用民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

臣謹案一年用民至於五旬則民不堪矣經義一誤其流毒如此矣

唐宣宗大中九年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差簿送刺史檢署訖鏁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

臣謹案差役之法已起於唐代非自宋始也

宋太祖建隆三年令諸州不得役道路居民爲遞夫五月
詔令佐檢察差役有不平者許民自相糾舉
舊制凡有課役皆出於戶民郡國輦運官物率以僑居
人充至是改之○國初循舊制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戶
長鄉書手以課督賦稅耆長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承
符人力手力散從官以奔走驅使在縣曹司至押錄在
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掐等人各以鄉戶
等第差充○丘濬曰此宋初以來差役法也
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
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

役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旣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雖增無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寛剩錢

丘濬曰按此宋熙寧免役法也其議始於韓絳成於王安石○臣謹案此与今我邦之民庫錢相類

元祐初司馬光言免役之法其皆有五莫若降勑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以前舊法章惇駁司馬光曰不宜遽改以貽後悔

邵伯溫曰吳蜀之民以雇役爲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爲便○呂中曰司馬光主差役王安石主雇役二役輕重

相等利害相半差役之法民雖有供役之勞亦以爲有
田則有租有租則有役皆吾職分當爲之事無所憾也
其所可革者衙前之重役耳雇役之法民雖出役之直
而閭門安坐可以爲生生之計亦無怨也其可去者寬
剩之過數耳因其利而去其害二役皆可行也○丘濬
曰古今役民之法必兼用是二者然後行之不偏非特
利害相半而已○臣謹案有宋差役之法蓋天下之虐
政甚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与人以免上等
或匪命求死以就單丁以上韓琦疏家不敢畜牛村不敢種
桑司馬光之奏極杵不遺匕箸皆計吳充所言之王安石剏免役

法其害悉去百姓便之惜乎朋黨之禍下及生民雖以司馬光之賢亦不免以黨論沮民利也夫所謂用民之力者築城築臺濬川修渠其徵發有時其始終有限又以農隙從容役民其害固未甚矣豈若是輦運驅逐盜迎賓無冬無夏罔晝罔夜顛坑落坎汗流脅息曾犬鷄之不若者乎差役免役其利害便否較若黑白而當時議事之臣俯匿民情上移主斷必於革罷而後已豈不甚哉後之論者猶必兩是雙非不敢訟言曲直臣是以知凡所謂君子小人之訟亦有不可以盡知者也

熙寧四年馮京言修差役作保甲人極勞弊上曰詢訪

鄰近百姓亦皆以免役爲喜葢雖令出錢而復其身役無追呼刑責之虞人自情願故也文彥博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上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說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爲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馬曰潞公此論失之葢介甫之行新法其意勇於任怨而不爲毀譽所動然役法之行坊郭品官之家（卽都城朝官）盡令輸錢坊場酒稅之入盡歸助役故士大夫豪右不能無怨而實則農民之利此神宗所以有於百姓何所不便之說而潞公此語与東坡所謂凋弊太甚廚傳蕭然云者皆介甫所指以爲流俗

干譽不足恤者是豈足以繩其偏而救其弊乎○臣謹
案差役之弊起於唐末非宋太祖太宗與趙普王溥議
定金石之典者也何以謂之祖宗之法制也三代之時
禹湯文武建邦立極制禮作樂以垂金石之典則賢臣
良弼告于嗣君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後世乘亂崛起
者天命未定人心未服恐取豪右之怨遂因衰亂之弊
陳陳相仍已成漏瘡者或有一得之見欲試更張之術
則元老大臣沈厚似有德者必以一言徐壓之曰祖宗
法制不須更張則其豪右負勢和私而不知公者必從
而誦之曰老爺泰山喬嶽可以鎮國其實鄉愿僞德無

一點樂善之心者也文彥博以蜀錦通宮禁以圖相職其爲嗜利無恥之鄙夫亦已明矣無惻怛字小之眞誠有顧瞻豪右之陋志豈得云免役便民乎乃曰人主与士大夫治天下當從士大夫之願卽此一言其心術隱微有可以測驗者矣嗚呼是非定於成敗善惡決於强弱使同乎若者正之旣同乎若矣惡能正之誠千古之名言也○總之差役者有國之所不能無者也其在我邦有驛田站田院田渡田以供急走以資傳遞不斂民財乃給公田其視宋法仁厚極矣又凡進上諸物其輸運駄價負持脚價皆於大同米中照數會減其所以寬

民之力至矣乃自郡縣私立名目以役其民以徵其財於是有所謂民庫者起焉虐斂無藝偷竊無厭田野日荒閭里日空國所不知民將盡劉豈不哀哉宋人之差役免役雖有得失必朝廷大臣熟議定制下詔頒式而後官得徵之民得應之今民庫之法郡縣小吏与其胥史私立法制守令蒙昧署尾惟謹行之沛然莫之能過是小吏竊人主之柄也由此言之雖謂之無法之國不可辭也

皇明有均徭之法十年一役民頗便之

丘濬曰均徭之法可行於江南不可行於江北可行於

大縣不可行於小縣可行於大戶不可行於貧民何也江北州縣民少而役多大縣民多可待十年而一役小縣民少役之三四年已有周之者矣大戶產廣丁多產廣則出財易丁多則出力省若夫貧下之戶以十年之役併用於一時豈易當哉

弛舍之例

王制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又曰五十不從力政

臣謂從政者士大夫之出仕也論語曰今之從政者殆而又曰由也可使從政求也可使從政春秋傳曰晉之

從政者新（宣十二）又曰子產從政與人誦之（襄三十）其文歷然但鄭注雜記王制皆以從政爲力役之征其義亦有所本然從政者從征也父母篤老則其子無以離家遠行凡師旅城池之役必有寬免如王制所云也若其賦役之蠲經無明文○五十不從力政而鄉大夫云國中六十者野外六十有五者皆征之（見上文）則力政之非賦役於此明矣

漢文帝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武帝建元元年詔民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又曰九十以上復子若孫令得身率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此謂年八十者其家人二口免其口算也古無明文後周之制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唐開元戶令云諸年八十及篤疾給侍一人九十二人百歲五人

臣謹案此於周禮雖無明文亦令典也然八十者多恐有僞冒九十免一人百歲免全家抑所宜也

以上優老之合

雜記曰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王制曰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此士大夫之禮也鄭註亦以爲給繇役其義非也徐乾學云

此皆指大夫致政而言非謂庶民也
禮運曰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期不使○越
語云句踐誓于民曰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
釋其政○劉向說苑曰古者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有齊衰
大功者五月不復力役之征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
役之征
臣謹案劉向說苑明言力役之征則戶調之賦經無文
也今我邦之法上納除番之布無喪免之法私募軍官
之錢喪則免之名之曰喪頉亦唯三年之喪乃有是也吏緣
爲姦其無喪故者潛出公文亦以喪免制法本疎故也

漢宣帝地節四年詔諸有大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臣謹案繇事亦力役之征也

已上哀喪之舍

地官旅師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

臣謹案此時授廛而後授田授田而後爲甿乃有征役故有此法後世官不授廛遷徙無常逃役之民朝東暮西此法不可用也

王制曰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

注曰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諸侯爲民以其新徙當須復除但諸侯地寬役少故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大夫之家邑大夫役多地狹故期不從政○臣謂從政力役之征也自此國將徙者三月不從政自彼國新來者期不從政

漢宣帝地節三年流民還歸者且勿算事○光武永平九年徙朔方者復口算○章帝元和元年人無田徙他界者除算三年○和帝時流民還歸者復一歲田租

臣謹案魏晉以來籍民之法必分主戶客戶欲使新徙者從輕也浮民逃役者以此遷轉陸贄亦言其不便王

者立法必五家爲比五比爲閭五五相保毋使浮客介於其間其或寓接者勿饒於徭賦惟買田置宅爲永久奠居之計者免其三年之賦抑所宜也

已上新徙之舍

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

臣謂選士免徭於鄉中俊士免徭於國中是其差也鄉大夫云賢者能者皆舍

漢武帝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元帝好儒通

一經者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魏黃初元年始開太學諸生有千數而博士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唐制國子太學四門學生俊士皆免課役

臣謂周制選士俊士不出六鄉之外六鄉在王城之中而周法又國宅無征則鄉大夫所謂賢能之弛舍者不過是夫家之征及九職之貢力役之征而已後世太學進士不必在王城之中其宅屋之税不可免也漢魏之制只復其身役則太學生之所宜免者丁錢而已

已上賢能之舍

漢高祖十一年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三歲○惠帝

四年舉民孝悌力田者復其身

隋制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同籍者皆免課役唐制同○宋神宗時詔諸旌表門閭有勑書者蠲役錢

臣謹案節行復戶定有限節如漢之紀信唐之張巡許遠顏杲卿宋之文天祥陸秀夫明之方孝孺景清之類其奉祀之家雖十世定復也其餘忠臣孝子烈女或復其子或及其孫定於詔復之初明著代數不可濫也

已上節行之舍

漢高祖五年詔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文帝四年復諸劉有屬籍者家無所与

臣謹案屬籍者我邦之 璿源譜略是其類也

唐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緦麻以上親內命婦一品以上親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皆免課役

臣謹案周人上親故魯鄭之法公族皆世卿世祿自唐以來抑壓公族曾不如庶姓賤族非天理也我邦之法公族雖至十世勿侵軍役故庶姓賤族造作僞譜妄託 璿派 臣昔在西邑見有自託 璿派者必盡心查驗無一而非僞冒者也 璿譜只錄四代恐或太略宜廣其制四代以上咸錄子女如今法四代以下只錄姓孫至於十代凡名在此譜者只有戶稅免其丁錢庶乎得親

親之義也

已上議親之舍

漢宣帝地節二年詔博陸侯功德茂盛復其後世毋有所与功如蕭相國○元康九年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絶其毋嗣者復其次

臣謹案功臣亦有元勳次勲其除復空有遠近之差不可槩以蕭何霍光爲例也

已上議功之舍

漢高祖十一年豐人徙關中者皆復其身○十二年以沛

爲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与沛父兄固請乃幷復豐比沛○光武建武五年詔復濟陽二年徭役帝生於濟陽○十九年幸南頓縣賜吏人復南頓歲租一歲○二十年復濟陽縣徭役六歲○三十年復濟陽縣徭役一歲○桓帝永康元年復博陵河間二郡比豐沛○靈帝光和六年復長陵縣比豐沛

臣謹案王者無私豐沛豈可私乎徭賦之復不如多賜錢帛也

已上帝鄉之舍

文帝三年幸太原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武帝元封五

年修封禪所幸縣無出今年租賦○天漢三年修封泰山行所過無出田租○神爵元年上行幸甘泉河東行所過毋出田租○永光元年幸甘泉所過無出租賦

臣謹案蔡邕獨斷曰天子車駕所至謂之幸者天子所至賜以食帛民爵有級或賜田租故謂之幸此蓋漢法也其在古經無可據也

已上行幸之舍

漢高祖十二年詔秦始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湣王趙悼襄王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皆復之

宋神宗時詔崇奉聖祖及祖宗陵寢神御寺院宫觀免納役錢○又曰前代子孫於法有蔭者免納役錢

臣謹案若此類其或賜田者不必又除其傜役也

已上祠墓之舍

漢高祖二年蜀漢民給軍事勞者復勿租稅二歲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五年軍吏卒賜爵非士大夫已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八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十一年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十二年詔吏二千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

臣謹案古者天下之田皆軍田也王既賜田於是乎賦

民使之出卒出車出馬出牛民莫敢不廸後世天子無立錐之田以賜民者於是借民爲兵民不順命於是除其雜徭以售其勞皆苟且之政也

已上軍卒之含

漢高祖二年詔鄉三老縣三老復其徭戍○宋制八品以下死者子孫役同編戶仁宗詔特蠲之

臣謹案庶人在官者無論京外應除徭役其村里係正之類不必議也且朝官之戶其身旣死復其子孫則其在古經無可據也

已上職役之含

漢高祖七年民産子復勿事一歲

臣謹案越語云句踐令曰將免者以告免乳也令醫守之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餼高祖之令亦此意也總非先王之法不足述也

已上新産之舍

馬端臨云周家復除之法除其征役而已至漢則並賦税除之豈漢之法優於周乎曰非也蓋賦税出於田而周人之田則皆受之於官故只除其征役至漢則田在民間官不執授受之柄故在復除之例者並除其賦役也然漢以後則官戶之有蔭至單丁或老疾者除其役

則有之亦不復聞有除稅之事矣○臣謹案弛舍之恩不可輕施倖免者雖樂偏枯者不苦乎法以之亂奸以之生用以之縮恩以之劘非一王立法之定也我邦本無賦稅中葉以來有軍保收布之法而國中貴族咸在弛舍之例及其久也鄉曲游閑之民皆自託於貴族亦在弛舍之中惟傭雇下賤流丐罷癃無告之民乃應軍賦又郡縣小吏私取民戶結之爲契房凡爲契房之村者卽毫髮不侵賦役之偏莫今時若也凡制賦斂者於弛舍之例宜謹其始不可以輕開也